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当代英雄

—— [俄] 米哈依尔·莱蒙托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SBN 978-7-204-10241-9



9 787204 102419 >
ISBN 978-7-204-10241-9/1 • 2217

定价：28.80元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当代英雄

—— [俄] 米哈依尔·莱蒙托夫 / 著 文良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英雄/(俄罗斯)莱蒙托夫著;文良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苏俄卷.第4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41-9

I.当… II.①莱…②文… III.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07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当代英雄

作 者 (俄罗斯)莱蒙托夫

译 者 文良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41-9/I·2217

定 价 28.80元

目 录

当代英雄

第一部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5
毕巧林的日记	44
序言	44
第一章	45
第二部	55
第二章	55
第三章	130

瓦吉姆

第 一 章	140
第 二 章	142
第 三 章	144
第 四 章	147
第 五 章	149
第 六 章	154
第 七 章	156
第 八 章	161

第九章	167
第十章	170
第十一章	173
第十二章	177
第十三章	180
第十四章	183
第十五章	191
第十六章	195
第十七章	200
第十八章	206
第十九章	212
第二十章	220
第二十一章	225
第二十二章	232
第二十三章	238
第二十四章	245

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

第一章	252
第二章	259
第三章	265
第四章	276
第五章	281
第六章	286
第七章	296
第八章	301
第九章	308

当代英雄

第一部

第一章

我从梯弗里斯乘驿车出发。车上我所有的行李只有一个小小的皮箱，里边足有半箱全塞满了有关格鲁吉亚的旅行杂记。其中大多数杂记，算你们走运，后来都散失了；不过皮箱与里面其他的物品，算我走运，都完好无损。

当我的马车驶入科依沙乌谷的时候，太阳正在渐渐落入雪山后面。想在天黑以前登上科依沙乌山，赶车的奥塞梯人不断地鞭打马匹，并且扯着嗓子唱山歌。这溪谷真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四周有难以攀登的高山环抱，高山上爬满了碧绿的长春藤、覆盖着一丛丛悬铃木的红色岩石，被涧溪冲刷成沟的黄色崖壁；远处，是高高突起的闪着金光的雪的流苏；山脚下，阿拉格瓦河和一条阴霾密布的黑暗峡谷里淙淙奔流而下的无名小河汇在一起后，就像一条银线迂回流下，波光潋滟，就像蛇鳞在闪闪发光。

当到达科依沙乌山麓时，我们在一个小酒铺前停了下来。有二十几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闹哄哄地群聚在那儿；不远处还有一支骆驼商队早已停下准备过

夜。我却不得不多雇几头牛，以便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高山，因为这时已是秋季，地面上结着一层薄冰——而且上这座山几乎得走二俄里的路。

没办法，我只能雇六头牛和几个奥塞梯人。其中一个奥塞梯人将我的皮箱背在肩上，其他的人只是嘴里吆喝着来赶那些牛。

在我的马车后边，由四头牛拉着另外一辆车，尽管车上载满了货物，可是看上去毫不费力。这一情况让我感到很吃惊。那辆车的主人走在车后，叼着一个镶银的卡巴尔达小烟斗。他穿着一件不带肩章的军官常礼服，头上戴着一顶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他看上去五十岁左右；黑黝黝的脸膛表明他早已习惯了外高加索的阳光，他那过早变白的胡子与他那矫健的步子和精力充沛的外貌看上去却不匹配。我走到他面前，鞠了个躬，他一声不吭地回了礼，吐出一大团浓烟。

“看样子我跟您是同路？”

他又默默地点点头。

“您是到塔夫罗波尔去的吧？”

“没错……给公家送东西。”

“请问，怎么您的车那么重，由四头牛拉起来并不太吃力，可是我的空车，尽管有这几个奥塞梯人帮忙，六头牛却好像拉不动，这是为什么？”

他诡秘地一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您大概刚来高加索吧？”

“差不多有一年了。”我说。

他又笑了。

“怎么？”

“难怪！这些亚细亚人都是坏透了的恶棍！您当他们这样大喊大叫是在帮牛吗？只有鬼才知道他们在叫嚷些什么！可是这些牛却懂得他们，您哪怕是驾上二十头，如果他们仍然那么喊，那些牛肯定还是一步也不肯走……这真是一群可恶的混蛋！可是您对他们又有什么法子呢？……他们就爱向行人敲诈钱……这帮骗子都给宠坏了！您看着吧：他们还会向您要酒钱呢。我很

了解他们，他们骗不过我！”

“您在这儿工作很长时间了吗？”

“不错，从在阿历克谢·彼得罗维奇手下服役的时候，我就一直在这儿，”他流露出一副很了不起的神情说道，“他来到边界时，我是一名少尉，”他接着说，“我在他手下因为征讨山民有功，还连升了两级。”

“那么您现在呢？……”

“现在我在第三边防营服务。而您呢，可以坦言相告吗？……”

我回答了他。

说到这儿，谈话便结束了，我们接着一言不发地并肩向前走。到达山顶，我们看见了雪。太阳落山了，黑夜立刻代替了白天，毫无薄暮的过度，在南方向来如此；但是，幸亏有积雪的反光，我们才能毫不费力地看清道路，尽管它现在已不像以前那么险峻了，却还是通到山上去。我让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搁在车上，而且用马换下了牛，于是，我最后一次回头望了望底下的溪谷，可是从山谷中像波浪一样不断涌出的浓雾把溪谷彻底遮住了，从下面悄悄传入我们的耳朵里。那些奥塞梯人吵吵闹闹地聚拢过来管我要酒钱；可是上尉声色俱厉朝他们大喝一声，他们立刻都跑开了。

“他们就是这样的人！”他说，“他们连俄语的‘面包’都不会说，却知道‘老总，赏些酒钱吧！’我觉得就是鞑靼人都比他们好一点儿，不管怎么说，鞑靼人至少不是酒鬼……”

距驿站大概还剩下一俄里。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可以根据蚊子的嗡嗡声来判断它在哪儿飞。左面是一道黑漆漆的深谷；在山谷后面和我们的前面，连绵起伏、覆盖着层层积雪的青翠的山峦，展现在还残留着一抹晚霞的苍茫天际。星星开始在漆黑的空中闪耀，很奇怪，我感觉它们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很多。道路两边突兀着光秃秃的黑色岩石；到处都有灌木丛从雪下探出头来，可是枯叶纹丝不动。在大自然寂静的睡梦中来听这三匹疲惫的驿马的喷鼻声和俄罗斯铃铛忽高忽低的声音，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明天肯定是个好天气！”我说。上尉没有做声，却指着一座耸立在我们

正前方的高山让我看。

“这叫什么山？”我问道。

“古德山。”

“啊，那又怎样？”

“您看，它正在冒烟。”

的确，古德山烟雾缭绕。一缕缕薄薄的云流在它两旁飘动，而在峰顶却横着一大团乌云，乌云那么黑，在阴暗的空中仿佛一块黑斑。

这时候我们已经可以看到驿站以及它周围石头房子的屋顶了，好客的光亮在我们前面跳跃着，这时突然刮来一阵湿润的寒风，山谷中便发出呜呜的响声，还落下了一阵濛濛细雨。我刚刚披好我的毡斗篷，鹅毛大雪就扬扬洒洒地落下来了。我充满敬意地看了看上尉……

“我们恐怕只能在这儿过夜了，”他懊恼地说，“在这种大雪天里是没有人能翻山越岭的。喂，在十字架山那边已经出现过雪崩了吗？”他向赶车的问道。

“没有，老爷。”赶车的奥塞梯人说道，“不过山上的积雪很厚。”

驿站上没有给旅客准备住宿的房间，我们被带进一个烟雾腾腾的石头房子中过夜。我请我的旅伴来同我一起喝茶，因为我身上带着一把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时仅有的享受。

这个石头房子的一边紧挨着峭壁，三级潮湿光滑的台阶通向门口。我摸索着走进，居然撞到了一头母牛身上。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羊在这边咩咩地叫，狗又在那边狂吠。幸好，旁边有一丝昏暗的灯光忽闪了一下，我才看到另外一个仿佛是门的窟窿。在这儿顿时展现出了一幅很有趣的景象：这个宽敞的、房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支撑着的石头房子中坐满了人。房间中央，在地上点起的火堆正在哔剥作响；烟，被从房顶上的洞口刮进来的风顶了回去，四周浓烟滚滚，让我很久都没法看清身边的东西；靠近火旁有两个老太婆、很多孩子与一个瘦削的格鲁吉亚人，他们都穿着破破烂烂的衣裳。没办法，我们也就只好挤到火边，抽起烟斗来，不一会儿茶壶也就惹人高兴

地噓噓响起来。

“这些不幸的人！”我指了指我们龌龊的主人们，对上尉说。他们正在一言不发木然地望着我们。

“并且也是愚蠢得够呛！”他说，“您信吗？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儿，也没有什么教养！就以我们的卡巴尔达人或者车臣人来说吧，他们尽管是强盗和穷光蛋，但起码是敢作敢当，而这帮人，他们根本对武器毫无兴趣：不管在他们哪个人的身上都不可能找到一把像样的短剑。奥塞梯人确实这样！”

“您在车臣呆了很长时间吗？”

“不错，我和我那一连人在那里一座靠近石滩的要塞中生活了将近十年，您听说过那个地方吗？”

“听说过。”

“说实话，朋友，我们真让那伙匪徒搞得筋疲力尽了；谢天谢地，现在终于太平了，可是在过去那些日子里，哪怕只走出要塞围墙一百步，就会有一个毛发蓬乱的恶鬼在那里悄无声息地等着：一不留神，立即就会被一个套索套住脖子，或者一颗子弹射中后脑勺。但是他们可真厉害！……”

“我猜，您大概经历过很多惊险的事情吧？”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问道。

“怎能没经历过呢！有过许多……”

然后他捻起他左边的小胡子，垂下头陷入了深思。我一心只想从他嘴里听一些小故事——这是一切旅行和写杂记的人所共有的渴望。这时候，茶烧好了；我从皮箱中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倒满了茶，把一杯搁在他面前。他呷了一口茶，仿佛在自言自语似地说，“是呀，有过许多呢！”这一声叹息给了我极大的希望。我知道，长期生活在高加索的人都好说话，而且喜欢讲点儿什么事，他们很难遇到这种机会：因为带一连人在一个穷山沟里一驻扎几乎就是五年，但是在这整整五年中，没有任何人对他说说过一句“您好”。但是说的最多的事是：身边都是一些又野蛮又心怀不轨的人；天天都有危险，经常发生一些离奇怪诞的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因为我们写得过少而感到遗憾。

“您要不要加点儿甜酒？”我向我的旅伴问道，“我带了梯弗里斯的白甜酒，这会儿冷了。”

“不，多谢，我不喝酒。”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发誓再也不喝酒了。有一次，您知道，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少尉——我们一伙人都有点儿醉醺醺的了，凑巧那天晚上突然传来了警报，我们都醉意朦胧地跑去集合。被阿历克谢·彼得罗维奇得知后，我们全倒了霉：天哪，他真是大发雷霆！险些把我们送去军法处治。事情就是那么凑巧，您有的时候一年到头都看不到一个身影儿，刚喝了一点儿伏特加——一个人就变堕落了！”

听到这话，我险些失望了。

“就以契尔克斯人说吧，”他继续说道，“一遇到红白喜事他们如果灌饱了布渣酒，就肯定会舞刀弄枪。有一次我费了好大的劲儿才逃掉，这还是在——一位对我们很友好的土司家中做客呢。”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我告诉您，”他装好一袋烟抽了一口，就说起来了，“您知道，当时我带一连人驻扎在捷列克河边一个要塞中，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情了。有一年秋天，一个运输队拉着一批军粮来了，队里有一个二十五岁光景的青年军官。他穿着一身军装走到我跟前汇报，说他奉命在我的要塞中服务。他是那么消瘦、白嫩，军装是那么新，我立刻就猜到他到我们高加索还没多久。‘您肯定是，’我问他，‘从俄罗斯转到这儿来的吧？’‘是的，上尉先生，’他答道。我拉着他的手，说：‘我非常高兴，非常高兴。您在这儿会觉得有点儿孤单……好，我会和您像朋友一样一起生活。您就直接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好了，并且，为什么要穿这整套军装呢？不管什么时候您来我这儿，只要戴着军帽就可以了。’为他分配了宿舍，他就在要塞中住下来了。”

“他叫什么？”我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问道。

“他叫……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毕巧林。我敢肯定，他是一个十

分不错的小伙子，可是脾气有些古怪。譬如说，无论下雨天、大冷天，他成天都在外边狩猎；人家都冻坏了，浑身无力——他却一点儿事都没有。但有的时候，他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只要有一点儿风，他就会说他感冒了；窗板如果发出声音，他就会全身发抖，面色惨白；可是我却亲眼目睹过他独自一个人出去猎野猪；您经常几个小时都无法让他吭一声，可是一旦他讲起故事来，就会让您笑破肚皮……的确，他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并且很可能是一个富有的人：他有很多各式各样贵重的东西！……”

“他和您在一块儿生活了很长时间吗？”我又问。

“大概有一年。并且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一年；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可是不应该去说这些！您知道，真的有那样的人，他们生来就是要经历各种不公平的事！”

“不公平的事！”我充满好奇地喊道，一边为他倒茶。

“我现在就说给您听。距要塞差不多六俄里的地方，有一个对我们很友好的土司。他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常常骑着马来看望我们：他差不多每天都来，有时为了这件事儿，有时又为了那件事儿。嗨，真的让我和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把他给惯坏了。这个孩子真是不怕死，做什么都干脆利落，在马背上奔驰的时候能从地上拾起帽子，打起枪来百发百中。他就有一点不好：贪财。有一次，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和他闹着玩儿，说他如果能在他父亲的羊群中给他偷来那只最肥的山羊，就奖给他一枚金币。您猜结果怎样？第二天晚上他抓住犄角将那只羊拖来了。我们经常想方设法逗他玩，他便会双眼充血，立刻伸出手去摸他的短剑。‘喂，阿扎马特，小心你的脑袋，’我对他说，‘你早晚会倒霉的！’

“一次，那位老土司亲自来邀请我们去喝喜酒：他的大女儿要结婚了。我们和他本是老朋友，因此尽管他是鞑靼人，也不能推辞。我们去了。村里有很多狗汪汪大叫着来欢迎我们。妇女们一看到我们就都躲起来；那些能让我们看到的，都远远称不上美人。‘我本来以为契尔克斯女人会好看得多呢，’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对我说。‘您先不要急！’我笑着对他说。我

心里有我自己的看法。

“这位土司家中早已聚集了很多。您知道，这是亚细亚人的规矩，无论什么人都请来喝喜酒。我们被视为上宾，被领进了客厅。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注意他们将我们的马拴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可能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料的事。”

“他们的婚礼进行得怎样？”我向上尉问道。

“平平常常。开始，由教士为他们诵读一段《可兰经》；然后把礼物赠送给新婚夫妇与他们的亲属；大伙儿吃呀，喝着布渣酒，接下来就是马术表演，并且始终是由一个穿着破衣烂衫、满身污垢的人，骑着一匹可怜的跛腿的劣马，装腔作势，出尽洋相引得贵宾们大笑不止；后来，等天黑的时候，他们就在客厅内举行所谓的舞会。一个寒酸老头子叮叮当地弹起一种三弦乐器来……我忘了他们怎样叫这种乐器了……它和我们的三弦琴有点儿像。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都面对着排成两行，打着拍子，歌唱着。接着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间，开始随意性地对唱起来，其他的人就跟在后面附和。我和毕巧林在贵宾席上坐着，突然主人的小女儿向他走来，这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姑娘，她面对毕巧林唱歌……这让我怎么说好呢？……很像是颂歌呢。”

“她唱了些什么，您忘了吗？”

“意思大致就是这样：‘人们说，我们年轻的骑士真漂亮，他们穿着用银子装饰的战袍，可是这位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漂亮，他战袍上的饰纽用金子制成。他们在他们当中就像一棵杨树；但是它在我们花园中既不能生长，也不能开花。’毕巧林站起身来，把手放在前额和胸口上，并让我代他回答她；我懂得他们的话，就翻译了他的回答。

“当她走了以后，我悄声问格里戈里·亚历山德罗维奇：‘哎，您觉得她怎样？’

“‘漂亮极了，’他说，‘她是谁？’‘贝拉，’我回答道。

“是的，她确实很漂亮：身材高挑，一双乌黑的像山羚羊一样的眼睛，可以洞察人的灵魂深处。毕巧林看得入了迷，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也

时不时地偷偷看他一眼。但是，不光是毕巧林一个人在盯着土司的这位漂亮的女儿：角落里还有一双炽热的眼睛也在一动不动地盯着她。我认真一瞧，认出是我的老朋友卡兹比奇。他，您知道，既说不上‘友好的’，也不能算是‘不友好的’。他有很多值得怀疑的地方，尽管从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好的行为。他总是赶着一群公羊来我们要塞便宜出售，但是他向来不准讨价还价：他说多少，您就得给多少——哪怕杀了他，他也不会降价。听说他爱和一些山贼去库班游逛，说句实话，他那副尊容就像一个强盗：弱小，干瘦，宽阔的肩膀……不过手脚很麻利，麻利得像一个小鬼！他的棉袄总是破烂不堪，到处打着补丁，然而他的武器却镶着银饰。他的马在卡巴尔达是出了名的——说真的，无法想像有比这还要好的马了。骑手们一个个全都羡慕他并不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很多次想法来偷它，只是没能得逞而已。我此时似乎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四匹马：全身的毛乌黑发亮，腿像琴弦一样直，眼睛也不比贝拉差；并且是那么强健有力！它一下能跑五十俄里；而且又那么训练有素——它会像狗一样跟着主人飞奔，还能听出他的声音！卡兹比奇从来没有拴过它。确实是一匹强盗的马！……

“那天晚上，卡兹比奇比任何时候都更阴郁，我看到他在棉袄里面穿着锁子甲。‘他不会毫无缘由地穿上锁子甲的，’我暗自琢磨着，‘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房间里越来越闷热，我出去透了透气。夜幕已笼罩了山头，雾气正在峡谷里飘荡。

“我突然想拐到拴着我们马匹的棚屋中去看看有没有草料，再说，谨慎一点儿总不是坏事：我那匹马也是一匹好马，很多卡巴尔达人羡慕地看着它，一边赞不绝口地说：‘好马，真不错！’

“我默默地顺着篱笆走，突然听到说话的声音；有一个声音我马上就听出来了：那是我们东道主的儿子，不务正业的少年阿扎马特；另一个人不怎么讲话，声音也较低。‘他们在那儿商量什么呢？’我暗自想着，‘不会说我的马吧？’我在篱笆一旁蹲下来，仔细聆听，尽可能地不漏过一个字。有的时

候从屋里传出的嘈杂歌声和乱哄哄的说话声盖过了我很感兴趣的那场谈话。

“‘你的马太好了!’阿扎马特说,‘我如果能做主,而且有三百匹马,我宁愿拿出一半来换你的千里马,卡兹比奇!’

“‘噢,这是卡兹比奇啊!’我暗自想着,然后想到了锁子甲。

“‘是啊,’卡兹比奇沉吟了一会儿才答道,‘跑遍全卡巴尔达你也找不出这样一匹马了。有一次——当时是在捷列克河对岸,我和山贼骑着马去抢劫俄罗斯人的马群;倒了霉,我们都落荒而逃。四个哥萨克从我身后赶上来;我已经能听到后面这些邪教徒的大喊大叫了,前边是一片茂盛的树林。我趴在马鞍上,听凭主的安排,平生头一次用鞭子打了马。它像鸟儿似的在树林里飞奔;尖利的荆棘把我的衣服撕破了,榆树的枯树枝抽打在我的脸上。我的马穿过树桩,用胸膛冲破灌木丛。当时我应当在树林边上扔下马,自己步行藏进树林中,可是我不忍心和它分手——于是先知就让我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几颗子弹呼啸着从我头顶飞过;这时候我已经听见了匆匆忙忙的哥萨克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突然我前边出现了一道沟壑;我的千里马犹豫了一下——便纵身一跃跳了过去。它的后腿从对岸滑脱了,只有前腿搭在上边。我松开缰绳,纵身跳进深沟;这才救下了我的马:它终于跳了出来。这一情景,哥萨克们都目睹到了,可是没有任何人跳下来找我:他们大概认为我已经摔死了,我听到他们都跑过去抓我的马。我的心淌着血,我顺着沟爬过茂密的草丛——一看:已经到了林边,几名哥萨克骑着马由树林中驰到旷地上,我的卡拉乔司正朝他们冲去;他们一声叫喊迎面朝它冲过去;很久,很久,他们猛追着它,尤其是当中一个人有两次差点儿用绳索套住它的脖子。我全身颤抖,垂下眼睛默默地祈祷。不久,我放眼望去:我的卡拉乔司正摇摆着尾巴风驰电掣般地在那儿奔跑,而那些邪教徒则骑在精疲力竭的马上,在草原上稀稀拉拉,离得很远。天哪!这是真的,确实是真的!我坐在那道沟里一直等到半夜。突然间,你猜怎么了,阿扎马特?我在黑暗中听到一匹马顺着沟岸飞奔,喷着鼻,嘶叫着,用蹄子敲打着地面;我听出是我的卡拉乔司的声音:这正是它,我的同伴啊!……从那以后,我们便再也没分开过。’

“接着我听见他用手轻轻地拍着他那匹千里马光滑的脖子，用各种亲昵的爱称叫着它。

“‘要是我能有一千匹母马，’阿扎马特说，‘我宁愿把它们全给你，来换取你那匹卡拉乔司。’

“‘不，我才不干呢。’卡兹比奇无动于衷地说道。

“‘听我说，卡兹比奇，’阿扎马特百般讨好地说，‘你是一个和善的人，你是一个英勇的骑士，可是我父亲惧怕俄罗斯人，他不肯叫我去山里；把你的马让给我吧，不管你要什么，我都会为你做到；我可以为你偷来我父亲最上等的步枪或者军刀，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军刀是一把如假包换的宝刀：你只消把刀锋往手上一搁，它自己便会刺入肉中；像你那种锁子甲根本没用。’

“卡兹比奇一言不发。

“‘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马时，’阿扎马特接着说，‘它就在你胯下转着、蹦跳着，鼓着鼻翼，火星在它蹄下四溅，我心中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从那以后我对一切都厌恶了：甚至连我父亲最快的马我也厌弃了，骑着它们我感到丢人现眼、令人厌恶；在厌恶中我一天到晚都坐在岩石上，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的黑色宝马。它的脚步那样均匀，它的光溜溜的后背像箭那样直；它用它那对机灵的眼睛注视着我，仿佛在对我说话。卡兹比奇，要是你不肯把它卖给我，我就会死的！’阿扎马特声音发颤地说。

“‘我好像听见他嚤嚤啜泣起来：应当对您说明，阿扎马特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孩子，即使在他年龄还小的时候，不管什么事都别想叫他哭。’

“可以听见一阵近乎嘲笑的声音在回答他的泪水。

“‘听我说！’阿扎马特坚决地说，‘你要知道，我下定了决心。你想让我把我姐姐偷偷给你带出来吗？她的舞跳得那么好，歌唱得那么动听！还有她用金线绣花——又是那么好！就是土耳其的皇帝也没有过像她这样的老婆呢……你愿意吗？明天晚上就在那里，在有小溪流淌的峡谷里等我：我会送她去邻村——到时候她就是你的了。莫非贝拉还比不上你的快马？’